

湖南临湘方言中“崽”的语法化路径研究

涂 港

(湖南大学,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崽”虽然是一个方言词,但使用范围较广,其用法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而在湖南临湘方言中,“崽”的用法多样,且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代表性。临湘方言中的“崽”作实词、词缀及概数助词的用法并存,且各类用法下又有细分的不同使用情况,语法化程度较高。本文尝试在对临湘方言中“崽”的共时变体进行分析基础上,根据共时关系与历时轨迹的对应关系推测分析其语法化路径。

关键词:崽;临湘方言;语法化;语法化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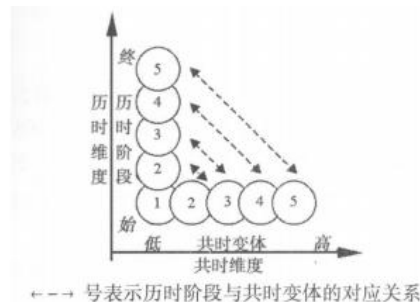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临湘位于湖南省的东北部,与湖北省和江西省相邻。多数学者认为临湘方言属于湖南赣语。鲍厚星(1985)在湖南汉语分区图中将临湘划入赣客方言区。周振鹤、游汝杰(1985)在调查绘图中认为临湘更接近赣语标准点。而《中国语言地图集》(2012)将临湘划为赣语的大通片。临湘方言在归属上应是湖南赣语。但总的来说临湘方言的研究还不很充分。此外,临湘方言的历时语料保存较少,很难按照寻找分析历时语料、推断其历时演变轨迹的方法完成调查研究。因此,本文尝试用共时变体推测历时演变轨迹的方法对临湘方言“崽”的语法化路径进行分析研究。

“语法化”这一概念的命名与定义还存在许多争议,但我们可参考吴福祥(2004)对语法化的说明。“语法化”指的是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产生和形成的过程或现象,典型的语法化现象是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语或结构式变成无实在意义、仅表语法功能的语法成分,或者一个不太虚的语法成分。而某一词语或结构的语法化路径会形成一个个的小阶段,相邻阶段之间存在着共性。阶段相接,形成了一条语法化链。语法化链涵盖了历时与共时两个方面。语法化链上的各个阶段,离坐标原点越近则语法化程度越低,语义相对实在。如向两轴方向延展越远则语法化程度越高,语义相对虚化。



←→ 号表示历时阶段与共时变体的对应关系

图 1: 语法化链的历时维度与共时维度 (彭睿 2009)

彭睿（2009）曾详尽地论述了语法化链共时维度与历时维度的关系。并根据语法化链形成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出了在历时语料不充足的情况下如何据共时变体推断其历时演变的方法。他以动态助词“过”的演变为例检测了此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本文在探究“崽”的发源与使用的基础上，尝试对“崽”的共时变体进行分析，以探求其语法化路径与动因。

2. “崽”的发源与使用


“崽”最早可查的记录是汉代扬雄的《方言》。《方言》的第十卷中解释到：“崽，子也。湘、沅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崽。”《基础汉字形音义说解》（1998）中对“崽”的注释是：（一）本义指儿子。字形是由古（子）字形变而来。（二）引申指幼小的动物。“崽”在中国的使用分布范围相当广，且处于变化之中。据《汉语方言地图集》（2009），“崽”的功能及地域分布情况如图：

表1：汉语方言中“崽”作实词与词缀的分布情况

	湖南	江西	湖北	广西	贵州	重庆	浙江	福建
实词	67	50	5	14	5	2	1	2
词缀	20	20	4	16	0	0	1	4
实词兼词缀	22	19	3	9	0	0	1	2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发现“崽”在我国多地都有使用。在贵州和重庆“崽”只有实词用法。其他地区“崽”出现了词缀及实词兼词缀用法。而在最早的记载中“崽”只有实词用法，这无疑说明了各地现在的丰富用法是语言演变的结果。也就是在不同地区，“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语法化。我们较为清晰地了解到在湖南及江西地区“崽”处于实词与词缀用法并存的动态平衡中，并且使用频率较高。而临湘处于两省交界，属于湖南赣语区，“崽”的用法也比较丰富多样。

本文尝试站在语法化及语法化链的角度研究“崽”的起源与演变。语法化主要有三种模式：实词虚化、句法化现象和词汇化现象。王红生（2016）认为：实词虚化是语法化最常见的、最基本的，虚词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手段。根据语言调查的情况，临湘方言中的“崽”可能正处于语法化的过程中，属于实词虚化。我们将对“崽”的共时变体进行研究，以探究推测其在漫长历史时期演变的路径及动因。

3. “崽”的共时变体

3.1 “崽”作名词

“崽”承袭其最初的意义与词性，做名词时表达“儿子”义。但在继承的同时意义也有一定扩大，不再仅仅指儿子，女儿也成为其义项之一。也正是因为“崽”兼有“儿子”与“女儿”的意义，结合起来也可以表达“孩子”的意义。若强调男女区分时，“崽”偏向于表达儿子义。女儿义会用“女”来表达。语音上与普通话的“崽”一致。

（1）我崽还有回来。（我孩子还没回来。）

（2）隔壁屋里就只他一只独生崽。（隔壁家就只有他一个独生子。）

(3) 你不是话你里伢崽去学校哒？（你不是说你们孩子去学校了吗？）

(4) 人越老越像个细伢崽。（人越老越像个小孩子。）

(5) 箇个是他大崽，那个是他细崽。（这个是他大儿子/女儿，那个是他小儿子/女儿。）

“崽”作名词时，主要充当主语和宾语，可以受其他成分的修饰限定形成定中结构。同时也可以与其他名词构成并列式结构，如与“伢”共同表示孩子的意思。（例如：湖南岳阳华容话中就称呼儿子为“伢儿”。）构成并列结构后同样可以受到其他成分修饰限定，如“伢崽”可受“细”和“大”的修饰限定。需注意的是意义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细伢崽”不表示最小的孩子，只表示小孩。而“细崽”只表示最小的孩子，不表示小孩。

罗昕如等（2008）调查到祁阳、邵阳、源潭、娄底等方言在名词后附加词缀“崽崽”表小称，但临湘的情况与其不同。临湘话中“崽”字可以重叠，但只是加于人名后，不能后加在一般名词。临湘方言的“崽崽”带有儿童语言的特点。一如家长与年幼的儿童对话时喜欢将单音节的名词叠音化。例如将“花”称为“花花”、“吃饭”称为“吃饭饭”、洗澡称为“洗澡澡”等。叠音化后，我们觉得它带有更强的亲昵可爱意味。“崽崽”也是如此。

此用法还处于语法化链始端，语法化程度还很低。词性上还是名词，语用和语音变化基本不大，语义有一定扩展。

3.2 “崽”作词缀

“崽”的词汇意义进一步虚化，但能够表达的语法意义更加丰富。语音上变得轻且短。句法位置越来越固定，并依附性较强。“崽”原本是没有词缀用法的。现在的“崽”能作词缀进入多样的结构，这显然是语言演变的结果。本文中“崽”作词缀及作概数助词时所表达的意义严格来说是其依附在实词或在结构中表现或强化的意义，不是它本身实在的意义。语音上发生磨蚀，“崽”弱化成轻音。

3.2.1 “崽”表“亲昵喜爱”义

“崽”作词缀加于姓名或一般名词后，带有指小意味，并且含有亲昵喜爱的情感色彩。“崽”附加于一般名词后可以根据名词有无生命的特性以及人主观认知中的生命力强弱，分为不同情况。也就是在“崽”表“亲昵喜爱”义下，我们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崽”用在晚辈姓名的名后，表示对晚辈的亲昵喜爱。

姓名	李明	张元	张立达	黄博恒
昵称	明崽	元崽	立崽/达崽	博崽/恒崽

(6) 你不是话你里明崽读书去哒？（你不是说你们明崽上学去了？）

(7) 我带达崽出去玩去！（我带达崽出去玩！）

若名为双音节，那么在发音的省力前提下由家庭内部根据习惯约定选用其中一字。如姓名为“张立达”，则对其的昵称为“达崽”或“立崽”，但是这种形式使用相对较少。因为名为双音节的可以略去姓氏，称呼其名，这样也具有一定的亲昵色彩。如：“张立达”可以称呼为“立达”。

(二) “崽”在动物或植物名称后,表示幼小或喜爱。

动物:狗崽、鸡崽、猪崽、鱼崽、兔崽、猴崽、虫崽等

(8) 他里喂咯鸡崽长得真好耶! (他们喂的小鸡长得真好!)

(9) 山上有得么里兔崽哒。 (山上没有什么兔子了。)

植物:竹崽、笋崽、豆崽、辣椒崽、梨崽、桃崽等

(10) 我去挖点笋崽吃。 (我去挖点笋子吃。)

(11) 今年咯桃崽好贵哟! (今年的桃子好贵哟!)

(三) “崽”用在无生命的物体后,表示体积、面积小或者感情上的亲昵喜爱。

物体:凳崽、杯崽、桌崽、瓶崽、本崽、盆崽、桶崽等

(12) 没看到哪个写作业本崽都不拿出来咯。

(没见过哪个人写作业连本子都不拿出来的。)

(13) 你去拿个瓶崽把我。 (你去拿个瓶子给我。)

3.2.2 “崽”表“蔑视”义

“崽”作词缀表示对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晚辈或一般男性的蔑视。其中又可以根据蔑视或消极意义的轻重程度分为两种情况:

(一) 用于晚辈或一般男性,蔑视或消极义较轻。

憨巴崽 (呆头呆脑的人) 哈心崽 (傻子) 败家崽 (败家子)

懒死崽 (十分懒惰的人) 骗子崽 (骗子)

(14) 他那个败家崽,好多钱都败得落。 (他那个败家子,多数钱都花得掉。)

(15) 哈心崽一个,你跟他计较么里? (傻子一个,你跟他计较什么?)

(16) 懒死崽,天天不做事,只晓得玩。 (懒死鬼,天天不干活,只知道玩。)

(二) 用于一般男性,蔑视或消极义较重。

狗屎崽 (没有具体的意义,表示一种轻蔑与不屑)

短命崽 (受人厌恶,甚至让人望其短命的人)

畜生崽 (畜生一样的人) 冇用崽 (没用的人) 打工崽 (打工的人)

(17) 你一个打工崽赚得好多钱啦? (你一个打工崽赚得了多少钱?)

(18) 我要去打死那个畜生崽! (我要去打死那个畜生!)

(19) 短命崽!你天天不做好事! (短命鬼!你天天不做好事!)

后一种情况所表达意义比前一种情况要消极得多,“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本来实在义。这两种情况的出现也与“崽”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文化背景离不开。中国这一血缘宗法观念极强的社会,一般是不会将带有极度消极意味的词用于血亲之间。从而形成了这样不同词义轻重有对应的使用对象的情况。

3.2.3 “崽”表“小”义

“小”还是一个较为概括抽象的意义。临湘方言中“崽”可以就数量上、程度上或时量上分为两种情况:

(一) “崽”表数量少或程度轻

(20) 我只要一点/一点点/点/点点崽饭。(我要一点/一点点饭。)

(21) 箇只狗崽还只一点/一点点/点/点点崽大。(这只小狗还只有一点点大。)

(二) “崽”表时量短

根据何亮(2016)对汉语方言主观时量时间词的研究,湘方言中主要使用的主观时量时间词有:下、刻、向及阵₂。赣方言中的主观时量词有:下、刻、会、阵₁、报及发/堡。

“阵₁”表示“一会儿”,“阵₂”表示“一段时间”。结合方言调查我们发现临湘方言中使用的主观时量词有:下、刻、向及阵₁。临湘方言中的“下”作主观时量词时相当于普通话中“会”,从而“一下崽”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一会儿”。意义层面上,“下”、“刻”与“阵”都表示模糊概念的一小段时间或很短的一段时间。而“向”表示模糊的一段时间,时间上比前三者更长。如:

(22) 她一下崽就来。(她一会儿就来。)

(23) 他箇一阵崽冇得空。(他这一阵子没有空。)

(24) 你娘老子出去一刻崽只要不得?(你妈妈出去一会儿都不行吗?)

(25) 我那一向崽只有看见他。(我那一段时间都没看见他。)

3.3 “崽”作概数助词

“崽”作概数助词语法化程度更高,几乎完全失去其本义。意义上与普通话中的“左右”相当,但用法更加丰富。不能单独使用或充当句法成分,有着很强的依附性,且位置比较固定。“崽”作概数助词时进入的结构基本都是数量名结构的变体。“崽”可以与概数及其他概数助词连用,这与普通话有着较大差异。普通话中概数一般不与概数助词连用,并且概数助词也不能连用。这也表明临湘方言中“崽”的语法化程度较高,在已经表达出概数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概数意义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26) 他只吃得一碗崽饭。(他只能吃大概一碗饭。)

(27) 我也只来过两回崽,不记得他屋在哪里哒。

(我也只来过两回左右,不记得他家在哪里了。)

(28) 你怕是只有十七八岁崽?(你怕是只有十七八岁?)

(29) 才跑五六趟崽,你就果么吃亏哒?(才跑五六趟,你就这么累了?)

(30) 块把崽钱算哒!算哒!(块把钱算了!算了!)

(31) 我伢崽一年就来看我次把崽。(我孩子一年就来看我一次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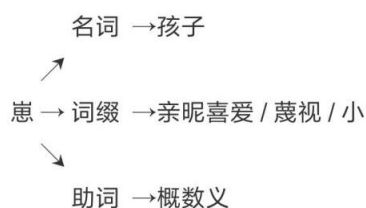
我们分析了“崽”的共时变体,也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崽”并存的各种用法。它正处于名词、词缀、概数助词并存的时期,并且词缀用法下还存在着三种细分用法。首先,这为我们确定“崽”是否处于语法化的过程中提供了直接证据。其次,这也为我们进一步推测研究其语法化轨迹提供共时变体的材料。我们也能更好地分析以共时变体推测历时轨迹的可行性与“崽”语法化路径。

4. “崽”的语法化路径

我们要明确由共时关系推测历时演变方法是有使用条件的,并非所有语法化现象都可以由共时关系推知其历时演变。假定一个语法化链的各个共时变体在某一时期较活跃,而相关语法化项的历史语料不丰富,那么理论上就可以根据共时变体之间的关系来推测相对应历时阶段之间的演变脉络及其赖以发生的语义语用和形态句法环境。而此种方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时变体所在的历史时期。“共时参照平面”及其有效性语法化链总是相对一定的历史时期而言的。较早的历史阶段可能在这些历史时期保留下来,成为语法化程度不等的共时变体。这些历史时期可称作“共时参照平面”。不同的共时参照平面的价值不相等。语法化成项产生的历史时期往往较为完善地保留了语法化链的各个阶段,因此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其演变脉络。

“崽”的名词用法普遍存在且处于语法化链的始端,在临湘方言中具有较充分的用例。“崽”的词缀用法研究也较为充分,它是由始端的“崽”发展而来的事实也少有争议。但具体阶段的演变路径研究还比较少,其助词用法研究就更少了。在明、清及民国时期文献书籍中有关于“崽”的零星记录和使用,但多为名词用法,少部分是词缀用法,几乎没有涉及助词用法。《汉语方言地图集》(2009)关于汉语方言中“崽”作实词与词缀的分布情况的统计中,没有涉及“崽”语法化程度更高的助词用法。长沙方言中的“崽”也未发展出概数助词的用法。从而推测临湘方言的“崽”很可能处于助词用法形成不久的历史阶段,具有作为研究“崽”的词缀用法到助词用法有效共时参照平面的条件。“崽”的名词、词缀及助词用法还保留于当下的同一共时平面,且各用法都较为活跃。因此,以共时关系推测历时演变的方法很可能适用于此共时平面临湘方言的“崽”。从而,我们归纳出“崽”共时变体的语法语义演化情况,并规定坐标原点也就是始端的“崽”为“崽₀”,而后以语法及语义为区别特征将崽分为崽₁、崽₂、崽₃、崽₄及崽₅。分别对应“崽”作名词、词缀及助词时表达不同意义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推测归纳其真正类属及演变轨迹。

图2: 临湘方言“崽”的共时变体分析



关于语法化问题,吴福祥(2013)结合以往的研究,提出语法演变的机制是四种。重新分析与扩展为内部机制,语法借用与语法复制为外部机制。我们认为临湘方言“崽”的演变主要依赖于内部机制。王红生(2016)认为当前人们认识的虚化条件区别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单式条件、加合式条件、融合式条件。单式条件观点认为实词虚化只有某一条件造成。加合式条件观点认为实词虚化有多种条件加在一起造成。融合式条件观点多综合多个条件来讨论。可以肯定的是其影响因素应该是错杂交织,相互融合的。我们很难说出到底是哪种因

素先发生作用，从而带动其他因素相继发生作用。语言是多个子系统架构而成，各系统各成分其中任何一部分发生变化都极有可能引发其他一系列的变化。除了语言内部的影响，还有语言外部复杂因素的参与。语言的演变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

4.1 “崽₀”向“崽₁”的演化

“崽₁”是“崽”作名词表“孩子”义。根据罗昕如（2003）对湘南土话 19 个选点的考察，湘南 19 个点有 17 个有使用“崽”，并且“崽”的意义都是“儿子”。这 17 个使用“崽”的方言点都完全继承保留了“崽”的本义，处于语法化链的始端。临湘方言中的“崽”表达的是既包括“儿子”又包含“女儿”的“孩子”。在强调区分男女时，多用“崽”表“儿子”，为了帮助区分用“女”表“女儿”。“崽₀”到“崽₁”的过程中，“崽”的意义出现了泛化。而泛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词的概括性更强，更有利于词义虚化及语法化的发生。词义的演化可能会引起词语法意义的变化。可以说“崽₁”不完全处于语法化的始端，有向下一阶段发展的趋势。

4.2 “崽₁”向“崽₂”的演化

“崽₂”是“崽”作词缀表“亲昵喜爱”义。其中又有三种具体情况，分别是后加于人名、动物或植物及物体的情况。总体而言所附词根的生命力越弱，“崽”的语法性越强。我们可以归纳出“崽”在不同结构中语法性强弱顺序：名+崽 < 动物+崽 < 植物+崽 < 物体+崽。此阶段下小的语法化链也是按此顺序排列的。“名+崽”中的“崽”还保留了较多的初始意义。使用范围由第一阶段“孩子”发展到对晚辈的亲昵喜爱。“动物+崽”是由人类对孩子或晚辈的称呼发展而来的，都具有幼小的共同特征。我们认为这一过程既是一种类推，也是一种隐性的重新分析。我们结合部分历时语料：

（32）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有什么疑的！”（清《红楼梦》）

（33）尤二姐笑道：“猴儿崽的，还不起来呢。说句顽话，就唬的那样起来。你们作什么来，我还要找了你奶奶去呢。”（清《红楼梦》）

（34）剑客道：“猴崽子，我要叫你跑三里地，那算你本事大，我也不撒鹰放犬。”（清《三侠剑》）

“猴儿崽子”在《红楼梦》中反复出现。我们认为应该把“猴儿”和“崽子”视为两个结构，在清代的小说中存在着省略“儿”和“子”的情况。当它们不同程度的脱落，“崽”可能会被同化继承它们的功能，从而使整体发生结构上的变化。现在的“猴崽”便已凝固成了一个词。“植物+崽”是“动物+崽”的进一步发展。而在“物体+崽”这一结构中“崽”的意义是由幼小引申到面积或体积上的小，已经出现了更深层次的引申。这一演变过程非常符合我们的认知习惯，以至于我们很难意识到它的变化。但作为名词的“崽₁”通过类推机制不断虚化，语法化程度不断加强。“崽”不断向语法化终端靠近。

4.3 “崽₁”向“崽₃”的演化

“崽₃”是“崽”作词缀表“蔑视”义。这样的意义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针对晚辈或一般男性而言的。这首先与“崽”本义指“儿子”，现在指“孩子”有关。而后“崽₂”的“名+崽”的情况下引申到可以用于晚辈。这样的“藐视”来自于他人的不良特征、生理缺陷、社会地位及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词汇的使用者站在高人一等的主观心理认知角度。中国社会重视等级尊卑，年龄与辈分是等级次序的重要影响因素。父为子纲和长兄如父这样的观念长时间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作为晚辈或儿子是应该接受父辈和长辈的教育与批评的。但若被其他人称呼为“儿子”或“孙子”则是对本人极大的侮辱。“崽”所代表的人群年幼、社会地位较低，长此以往也容易引申发展到具有其他共同特征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这是“崽₁”向另一个方向维度上发展的结果。“崽₂”和“崽₃”都是由“崽₁”演化而来的，只是两者由“孩子”及“幼小”的特征上形成不同的语法化方向。“崽₂”和“崽₃”是平行关系。

4.4 “崽₂”向“崽₄”的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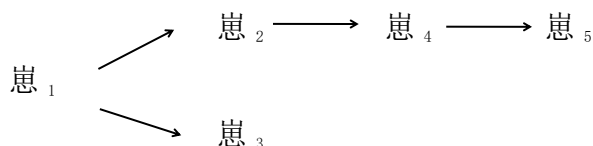
“崽₄”是“崽”作词缀表“小”义。这里的“小”不再是“幼小”，而是数量少、程度轻或时量短。这是“崽”的“小”义在数量、程度以及时量上的发展。实质上“崽₂”、“崽₃”和“崽₄”都具有指小的特征。并且三者都受主观性对客观事物认知的影响。前两者带有较强烈的情感色彩。但二者不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尤其是褒贬义方面。多种语言中有“孩子”、“儿子”及“女儿”等义的词汇演变为具有指小意义的词缀。如韩语、西班牙语等语言中也有此现象。Heine等（1991）将语法化看作若干认知域之间的转移过程。他们将各个基本的认知域排成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等级：人>物>活动>空间>时间>性质。这是受人们认知领域的转移规律影响而发生的语法化。

4.5 “崽₄”向“崽₅”的演化

“崽₅”是“崽”作概数助词表概数义，其语法化程度较高，处于此参考共时平面语法化链的终端。“崽₅”作概数助词时进入数量名结构或其变体，表达“左右”或“大概”的意味。“崽₅”也可以与约数及其他概数助词连用，这与普通话有着较大差异。普通话中约数一般不与概数助词连用，概数助词也不能连用。临湘方言中“崽”的语法化程度较高，在已经表达出约数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概数意义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黄小丽（2018）在对汉语名词语法化的研究中又将汉语名词语法化路径细分为五条。其中与临湘方言“崽”语法化情况相似的路径是：“名词→（类名词→）词缀/词内成分→（助数词）”。本文认为“崽”由词缀发展为概数助词，这是指小意味进一步语法化后在结构中展示出这一主观心理认知的结果。尽管“崽”作概数助词时表达的是概数义，但如果我们仔细在语义语用层面分析会发现它仍表达出了主观小量的意味。例句（28）中的相邻基数词“五六”连用已经能够表达概数了，“崽”只是强化其概数意味。但同时“崽”的参与使说话人的主观认知流露出来，他认为五六趟太少，不应该就累了。反之，如果他认为太多那么他就不会使用“崽”。这是人们认知的发展与适应。

最后我们可以根据推测归纳出临湘方言“崽”完整的语法化的路径。



词义的变化、句法位置的改变和语音的弱化是“崽”发生语法化的重要动因与表现。人们的认知规律的制约与认知的心理的变化适应同样参与着它语法化的过程。语言的表层是为了深层服务的。人们深层机制的普遍规律很可能也会表现于表层。同一词汇或结构语法化也可能发展出两条甚至多条并行路径。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意义、不同的结构和不同的句法位置，在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下发展出具有不同侧重的语法化路径是正常的。语法化也是一个过程，过程中有不同的阶段。不是每一个语法化现象都会发展到语法化的最后阶段。语法化链的终端是相对的，语法化是始端向终端发展的过程。“崽”作概数助词是此参考共时平面的终端，是语法化链上的相对终端。

5. 结语

湖南临湘话方言的“崽”拥有作名词、词缀以及概数助词的能力，处于多种用法并存的阶段。我们可以得出临湘方言中的“崽”正处于语法化的过程中的论断。并且其语法化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仅仅是语言内部的影响，它也深受语言外部的影响。以临湘方言中“崽”的共时变体推测其历时演变的路径还存在许多有待核实和发现的问题。

在普通话不断推广、临湘与外界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临湘方言除了内部演变，也在经受着外部考验。它在新时期下也在不断发展，不断适应着新时代的要求。“崽”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语法化程度不断加深，语法化链不断延申。同时也有可能较长一段时间内变化非常小，甚至停止语法化的进程。这取决于日后社会发展、语言演变的具体情况。

参考文献

- [1] 鲍厚星.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J].方言,1985(04):273-276.
- [2] 曹志耕.汉语方言地图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3] 陈晓云.汉语方言词尾的范畴化功能[J].语文学刊,2014(06):3+62.
- [4] 何亮.汉语方言主观时量时间词的共时分布与历时考察[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61-69.
- [5] 黄小丽.汉语日语名词语法化研究[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8(04):34-43.DOI:10.13508/j.cn:120-122ki.jsr.李玉珠.广西灵川灵田水埠方言中的“崽”尾和“哩”尾[J].广西社会科学,2004(05):120-122.
- [6] 罗昕如.湘南土话特色词例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02):80-87.
- [7] 罗昕如,李斌.湘语的小称研究——兼与相关方言比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4):116-120.
- [8] 李玉珠.广西灵川灵田水埠方言中的“崽”尾和“哩”尾[J].广西社会科学,2004(05):120-122.
- [9] 彭睿.共时关系和历时轨迹的对应——以动态助词“过”的演变为例[J].中国语

文,2009(03):212-224+287.

[10] 施正宇.基础汉字形音义说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 王红生.汉语实词虚化的实质及其条件[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05):102-108.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6.05.014.

[12] 吴福祥.关于语法演变的机制[J].古汉语研究,2013(03):59-71+96.

[13] 吴福祥.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4,(1):18-24

[14] 周振鹤,游汝杰.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J].方言,1985(04):257-272.

[15] 庄初升.客家方言名词后缀“子”“崽”的类型及其演变[J].中国语文,2020(01):66-76+127.

[16] Bernd Heine,Ulrike Claudi&Friederike Hünemeyer.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M].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1.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Zai(崽)" in Linxiang dialect of Hunan Province

Tu Ga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Hunan , 410082)

Abstract: Although "Zai(崽)" is a dialect word, it has a wide range of uses, and its usage has both commonness and individuality. In Linxiang dialect of Hunan Province, the usage of "Zai(崽)" is varied, and it is unique and representative to some extent. In Linxiang dialect, "Zai(崽)" is used as content word, affix and approximate particle, and there are subdivided different usage cases under each usage, and the degree of grammaticalization is high.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ynchronic variant of "Zai(崽)" in Linxiang dialect, this paper speculates and analyzes its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according to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ynchronic relation and diachronic track.

Keywords: Zai(崽), Linxiang dialect, grammatical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chain

作者简介:湖南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